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九

順治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武陟王 略 校訂

[illegible]十世孫金和[illegible]刊

六月

初一日

復張蓬元■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敢深蹈之知其可不能尤蹈之如澄心定氣亦忽忽與真性相見然靜坐時未免有朋從之擾所云恍有一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無臭之地發未發皆見之殆星淵矣明知此處他人難以着力而神猶扞格豈容自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緩而求此心

之無粘滯更急有一事焉洞知其不足動念也而發不及覺即日用或可相忘也而夢寐或違之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淨辦以語學前歲見先生所性之緼周徧四體故立言之精絶不留幾微疑似以啟爭端大札詳示不及質疑四則俱得豁然矣先生於大中删改可謂益精益密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疏而今始密也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精者後又見爲粗乎今見爲密者後又見爲疎乎總之道無終窮先生之學自與之無終窮耳

初二日

夏殷周一體皆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加無損益天地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通而來不得不平不得不轉饒宜陰陽搏挽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初三日

易之六十四卦繫以貞爲主貞而吉易變一流貞厲終吉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貞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日揚左諸公不知易乎問之日貞凶日必日避凶則君魏矣烏乎可用易而不用於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曰時中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嘗學者能於未發氣象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禹湯孔子矣大哉中乎

中曰相中不可見而和可見中又曰庸中不可爲而庸可爲庸德行庸言謹以至於措諸人相上下中豈有餘蘊哉

初四日

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學者功深力到之候驟而觀

之念中非中念性非性愈求在而愈不能在觀之久中忘其中性忘其性無在而無乎不在此處着不得一毫正助亦憑不得他人口說惟體者自得之

初六日

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於其能處憂患之事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初七日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甯幾多初擾思慮累之也靜

言思人思何爲也哉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之有當於理而已矣果其當於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日

考忌辰告文　六月之八日我考不諱之辰自乙巳至今丙申蓋五十二年於茲矣考享年五十有五合存沒計之尚未及百有十歲乃知古人庭闈承順以齡考而廸吉康乃奇福至樂古今不可多用中以前婚嫁未畢飢寒切身不敢苟且營求

斗以自潤甲申以後危懼驚心获淌在世豈服靦顏面以向人總之一身漂泊寄跡於山寄跡於水今且浮家於千里之外欲一上宗祖墳墓而未能也修斜何言兒不肖日夕懼殞越此身貽先靈屈辱終生一憂患之人而已矣客耶廢儘举子若孫薦獻於位前我考有靈定洋洋在上而欣享也

初九厂

古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德薄而位尊懼不勝其任也堯舜官天下正是爲天下擇第一等人以承天佑下民作君之意湯放桀武王

代紂犯千古不韙聖人不非之而曰應天順人此亦堯舜官天下之意

箕子陳疇亦是知武王非有心利天下故不忍自祕[illegible]懋大道為公之意易所以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羲文周孔外顏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闢啟鑰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可輕以語此

初十日

贈醫■予來蘇門郎闕有徽人張復初兄弟善醫更精保切術令歲入夏三孫四女孫相繼出痘初出時症極險復初日嗣後令予弟來但按法調理當無恙諸孫竟借寅初手俱有瘳君家兄弟於此術真可謂入妙矣不見廻生乎安知造物心君家兄弟其體造物之心爲心者乎予更嘉君家兄弟得秘傳而不自護惜出所藏書公於人此所稱君子而隱乎醫者也又何羨乎良相

十一日

改訓異章■榮發在眼不能趨聽論鄰郡莊客字牧

記即次蒙安額借稱庇蔵豈言悉溫州爲有宋名
臣王龜齡故里其後尤選集卒一物色之古人爲
瓊藻結異代之知老親翁豈無意乎
復馬玉笋圖墨見尚滿家國傳來乎字纚纚數百言
神怡氣靜道力堅凝許文正學術事業當在先生
矣夏峯兆地竟不肯受分毫之價友朋之誼眞足
千古蓬元先生謂此近世絕無之事但弟以非躬
承厚德則魂夢不安耳聾瞶之人不塡溝壑倘欲
振燈燭之光率諸子誦讀一室畢力耕耘草野無
事求所以報稱胥著即所以仰答知已夙昔相期

慰有以教之

二日

寄張方伯　榮戢南發屆指已爲西泠主人矣湖
林風遇憶之而神遊（第）支體日憊不能結山水之
緣於扶輪新刻得讀大作足當卧遊耳目發深省
也前所託茅止生遺產其地畝租單已呈臺覽今
値劉雲章親翁赴浙囑其忠幹從者張義代料理
此事唯先生留意區處劉僕自滬回或有頭緒便
可令茅僕與之偕來茅孀人離家五年絕無音問
或僕敢於背主母或別有制其僕者而陰以爲迷

茅豬人之地人情至今日險極矣不畏王法豈畏天理先生爲名教之主此時不能預作歸計是永撫上茅總戎墳墓之日也

十三日

復張遂元　來書謂易以乾坤冠篇書以堯舜冠篇詩以周文冠篇春秋以尊王於天冠篇如一身之有冠冕一家之有大宗一切上衣下裳皆不敢出冠冕之上一切小宗別宗皆不敢出大宗之上只此數語統宗會元體用俱備至如舜之大聖而道其心湯之大聖而體其心孔子之大聖而殫其心

是謂伊學釋氏本心之學不可謂之理學曾以至善爲宗益以性善爲宗爾以純粹至善爲宗是謂儒宗釋氏無善之宗不可謂之儒宗背馳乎不可移矣閻先生之論匪朝伊夕更有所質者本心二字肇自孟子于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陸子直接孟子之傳而獨提本心以示慈湖則釋氏之本心與孟子之本心其間於何分辨乎無善無惡雖釋家宗旨然陽明學之把柄以天地萬物爲體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用其所謂無善言善無善之言名正至善也則無字似不必以辭害意先生以悲

湖龍谿而墮無聲無臭無善無惡此言傳師者之過而非師傳者之過陸王亦可原也朱陸一時並起朱王前後迭興總之分孔子一得未嘗不可鼎足而立必以張朱爲正宗陸王爲別宗非某心之所安求於張朱深切師資陸王非有私暱本心所見非敢強違故傳宗錄一編周程張朱後陸王僅七子耳此區區之意先生所見自是中正慕未見有偏嗜焉已見難克如此昔韓范論西事不合希文拂袖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希文意亦解學問事較國事何如正

好與先生作商量也鄧子元錫嚴得其語數則入宗傳考此中無伊身微以為記室

十五日

古調堂集序　馬子閔徐自顏其所居之署曰古調堂凡有論著彙而珍之曰古調堂集曰初刻始華之辭也閔徐名家子其曾王父敬菴先生以侍御建家余閩而慕之後交其孫拙元西堂諸兄弟又交其曾孫君黃君仲諸兄弟蓋多奇節異能之士云雖未識閔徐然心竊閔徐久甲午春自衛之晉往返天雄閔徐竊余一如余竊閔徐且貺余書以

其中懐相質余喜所見而符所聞也明年書來以所刻古調堂集索序余卒業之文無雜篇篇無雜言傳述先世遺行間及一二節義其事核而可據其文質而不靡其集中所及之事所及之人與余素所聞者無[illegible]別余更喜關係之言足以徵吾信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矣關係其庶幾乎至其論行結交以文會友尤非泛泛關係亦猶行古之道也以古調堂名其集意在斯古人立言之業將爲天地生民立命爲萬世垂憲其道甚大關係有志立言應自鄭重其言君素莊事其兄習竹則爾

閔祿與於家庭者既多小宛相戒之情候不能[illegible]
文而惓惓於敦行竊附伐木相成之誼申此荊[illegible]
以敘古調堂集矣

日

儀封令　年來功令驅逐流移哀此勞人久無備
息遑且以終歲勤苦與六親女成此稼穡一旦遂
之去得無太慘乎吾鄉窮親故舊日日以此情來
告耳不忍聞目不忍見然力不能爲之計間亦有
賑主仁厚於遵功令之中而寓恤流移之意一分
休息一分安養古稱循吏意在斯乎前惕安來住

曾多方爲流民請命令權自己操矣諺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逐流民所以淸東人當事者自有意實謂有保認而明知非東人者固可辨也

問曰初稱龍德而隱足乎內不待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志世也不成名志名也遯世無悶所以志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志名樂行與憂違應不分爲二一知有隱徵賜可至辟譬可加非龍隱矣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

嘗不[illegible]人[illegible]行曰[illegible]信[illegible]人知而[illegible]

正所謂[illegible]德而[illegible]者也

二十日

陰陽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甚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多不仁未有小人而仁者易之爲用總欲化小人爲君子共扶陽之意乎愚竊獨易也而五經四書以暨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人爲君子耳

二十一日

汪千頃詩序　予素不識千頃偶於識千頃者問其名知其爲詩人也丙申初秋千頃偕公望訪予貞峯適予案頭有友人論學書三紙千頃遽取讀之謂此時工詩文之人不難躬逢其倡門立名節之士亦嘗親炙其人獨闇然自修專意於性命之學者吾見亦罕矣予曰詩與學歧視乎哉仲尼謂門人何莫學夫詩而鯉趨過庭則首以學詩爲問蓋詩非徒以格律音調相誇詡其溫柔敦厚之旨原與性命通是聖學之所尚也故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誰謂詩於學可歧視乎哉

原缺

化戈逆變貞固立本夫固各有攸當藝祖受世宗
厚恩少王未亡失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為孟氏嘗言之矣

二十八日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
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二女果若固有之
明道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此語同一識解開
拓古之心胸

何謂性學天理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之

所能為欲須臾離之而不得者也佛氏於是非惡醜之平等無分別心失天然自有之秩序是謂無理所以亂教與聖人經世宰物何啻千里

二十九日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嘗有日官事務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疏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如是來如是往只行其所無事實無一事也總平旦之氣偶一猛省令人躍然

諸儒立言之旨各不同大約不出居敬窮理四字此

口字括盡一[illegible]之旨尼山之博文約[illegible]約

體居[illegible]此[illegible]推精[illegible]理趣惟一極合上

言[illegible]一件事

學[illegible]易之入[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字工夫只是一[illegible]字及

[illegible]覺便[illegible]一徹便是

成[illegible]入門[illegible]利其與[illegible]不異因人設法隨[illegible]

立[illegible]論仁論孝論行其[illegible]是化工造物

執定一[illegible]孔子不識孔子亦何能進退諸儒

自命爲堂上之見乎

乙月

初一日

陸子談本心惡言心者羣起而攻之奈于極心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何罪焉王予談[illegible][illegible]惡言知[illegible][illegible]羣起而攻之余子[illegible]知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知何罪焉余子生平極不喜人說悟字悟[illegible]非[illegible]總是有惑於釋[illegible][illegible]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處究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徹乎[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所依據[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後傳[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廣延道心性微[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心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盡所以嚴其防而不使之放蕩無歸消統之宗意在斯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與性與天又當容分其合處得力在一盡字

初二日

容色辭氣關此心之操舍存亡記者稱夫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似飭於外然收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禮教之與其有裨

乎

初三日

或曰同人易人人雖與物易物與難我往應人曰同人人來應我曰人同同人者問之我而已人同者豈能必之人哉我往應物曰與物物來應我曰物與孔子與二三子二三子不能與孔子孔子之所以歎也已以不善同人同人之同也難矣以茲與物而與物之與也難矣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豈尊待之人同者豈尊待之物與者耶亦惟盡其在我者而已矣

[illegible?]聞不事王侯之義曰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程子云士之高尚亦非一
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
有狷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
所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曰古來英人傑
士其一遇侯王而發抒其志氣豈皆不足言高尚
與曰是未可執論也孔子之衛之魯孟子遊梁遊
齊車轍所徹思得一遇蓋神遊唐虞三代之盛而

欲親見之事有尙焉者乎事有高焉者乎用行舍藏以天地爲闔闢以陰陽爲旋轉豈一節介之足云然老而不遇者時也聖人終不能與天爭時既不獲懋成輔相天地以左右乎民則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五日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之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夫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於得蹇詎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志亦有遂之有而遂於困阨困者于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以此成行即以此立教治已治人其用甚大入險出險遊刃有餘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而作春秋遂之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初六日

或曰虞廷執中孔門一貫皆彼有所授而此有所承伏羲畫卦三千年後始有文周又五百年而有孔子信乎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

受於人也曰羲畫卦是卽以卦授而文以彖承之周公以爻承之孔子以象承之南北海此理同前後聖其揆一君子之道以本諸身者不悖於天地不疑於鬼神不謬於三王不惑於百世亦誰任與而誰任受耶下聖人一等便難以論合符顏淵死聖人之道所以不盡得也

初七日

東李國華 昨博兒借送祇翁所言可以居心可以持世令人起敬問讀法華諸經尚未得其趣味究止喜其未得趣味也若得其趣味便入而不能出

矣有宋諸大儒獨正叔不讀佛書明道嘗看佛今
人皆口聰翁鐵板道學尚賴延平匡救游謝楊吕
諸君子晚年皆流入於禪此皆讀其書而得其趣
者也翁嘗有說爲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
公原道之作似乎平無奇而上下三千年間闢佛
家竟未有之矣　又曰昌黎於佛恐在影響間
涇陽云正幸其入佛未深耳如其入之深也便應
向大乘天覓諸人脚裏拈花弄拂去何以得稱孔
氏之徒但願社翁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

與三無道人論讀易　三無道人幼而讀易予老矣

未嘗學易庚寅之秋扺蘇門同居聞嘯樹始習句讀今七年所未有窺也程正叔之言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蓋悼斯文之湮晦自秦以下無傳矣此傳所以作也朱子本義全以程傳爲主而宗旨所持在卦變一圖以佐程子所未及孔子以後又千有餘年始得此兩大儒以發明之四聖人之精微玅秘度其昭示於遠近身物之間無一刻非易之所流行也無一人非易之所挈挽也而猶

其淺見者反謂伊川以三百八十四爻盡全經之
川先去傳而存義又有謂考亭以陰陽老少應蓍
疑似之說不妨具生之當并駁其說而廣爲輯者
說並續前易蓋聞矣予不知易烏能衍而廣之言
易者竊覺程傳爲近餘疑信參焉者不妨棄其瑕
而取其瑜要不可執已見先據一不可奪不可加
之意易之蘊義文周孔而後亦各就其所見以爲
言即起夫子於今日而再贊之仍是辭不盡言言
不盡意耳後之君子安得儼然遂以爲詣極乎丙
申寄氏說易一編間亦有快論故以就正有道豈

擬取其所長與天下共見聞之

初八日

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道德也義理也性命也作何分別曰泛言之道德亦義理亦性命性命亦道德亦義理此處臚列則各不紊內閣胡氏云卦之六爻則有道德義理性命矣和於道初爻也道者虛器民所共由故初順於德二爻也德者實獲于所獨據故二理於義三爻也義宜也有進退可否之衡焉大夫之職也故三窮理四爻也理紀也有條分縷析之務焉相位也

故四盡性五爻也性生心生身生物生天是謂作

也以五至命上爻也命出於天而立天而命無對

焉義也故上道欲沖故曰和順於道德而不違

故曰順義多歧而易亂故曰理理入微而愈細故

曰窮理與天地萬物一故曰盡命無聲無臭故曰

至命而通之言命言分言性言理無所不可不能

會通禮而非禮也義而非義也烏能通於道德而

通於性命哉

初九日

次清詩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到得

與性天道時自無一事矣靜坐深林不著書此白
白沙得力工夫子謂能靜則不著書亦好正見其
無一事也

初十日

予靜之學自謂得之孟子慈湖乃斥思孟爲不覺不
亦薄其師耶議■太蕩總因不知學有學問人自
不肯作無忌憚語

十一日

有聲有色從無聲無色出所謂顯微無間無極而太
極也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四時行百物生此聖

甚明不待知者而辨後來學者溺於實則離言求

溺於虛則忌言有有無虛實爭路不已遂成千里

之謬

十二日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能於日用

食息頃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

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正謂於飛

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十三日

作聖之功其要在於誠意而狠云不起意者自欺也

格物致知正所以求誠其意

十四日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方曰東西南北中人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仁之德於五方爲東宮於五行爲木義之德於五方爲西宮於五行爲金禮之德於五方爲南宮於五行爲火智之德於五方爲北宮於五行爲水信之德於五方爲中宮於五行爲土此人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爲三才大哉人乎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

十五日

我輩於日用工夫有意便成助無意便成忘故不能
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發育俱見之天光靜
時即非安所得未發之中與中節之和也故學者
不然自體勘偈云動靜合一終難語自得矣靜坐
即諸學誠然

十六日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
其人也

十七日

不善不入孔子之言也磨不磷湼不緇非孔子之言

乎諸如有父兄在闈斯行之此類甚多可想見聖人之無可無不可後儒於前輩爭執於一字一句之間者恐未達孔門之旨

十九日

次孫女出閣　女孫失母久父亦滯家山汝往歸於鄰臨行泪欲潸我淚不輕灑我心不欲靣誰知兒女情遲老倍姑息

二十日

獨坐口號　家住燕山易水傍驅車河朔歷星霜名花淺圃頻來折灯木深山終免傷婚嫁及時情足

慰覊旅禮日賒偏晉七旬三歲復何事回想從前

空自忙

二十一日

孔子於微箕比干曰殷有三仁焉於夷齊曰求仁得仁及門獨稱回三月不違其餘則曰不知其仁也至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及門諸賢盡出管仲下耶孟子又羞稱伯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孔孟之言似亦相謬戾不知此各有說正不可以執一論也稱其仁者大其功民生治亂所係鄙其人者惡其假學術眞僞之分事有源委藥因病

款執一而論便成癡矣

夜坐　露冷涼秋夜月清蛩聲唧唧四邊鳴無端識

論爭旗鼓誰是伯消來主盟

二十三日

寄張上若　夏初友人自潞上過者驚傳太翁先生

之變聞之哀悼幾不能自持相別幾何時遽成賜

世癸老相依失此典型中夜思之不待哭於寢門

外也親翁至孝天成當此大事情何以堪然親旣

沒矣而所以不朽其親者任更重而道更遠也

二十四日

書先誌後　我考葬於乙巳之秋我妣葬於己酉之
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查子
静鏘是我考建生前所書與定交者男兄弟以會
出館於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年始搆此文今復
二十餘年矣大宇浮家於山水間旅蘇門又復七
載兄若爲皆淵謝去形影孤子困窮以老抱疚實
深分諸子若短磨片石而書之冀見吾考妣之音
容色笑於字裏行間也孫曾輩婣姓氏志未備者
附入

二十九日

復汲丞王　憶昔貴縣同時諸公相與皆善每念之不忘至吾丈則愚兄弟嘗自爲武城得人之慶不意二十餘年浮家千里外猶得於此互通音問可謂有緣矣武城風味足嘉亡弟時向同人云茂才相戒不入公門言事孝廉明經絕無一字干請尙足徵澹臺之流風遺韻也吾丈八科見黜百謀多困此固天之有意玉成而吾丈之動忍者已深矣于游稍減明日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耳亦何必定[illegible]要津乎僕耄矣閉門山村吾丈或遲或速定有公事過蘇門知相晤有期也

八月

初一日

寄沈無謀　憶家翁種花枝敢逛得窨遊月道[illegible]

[illegible]年譜訂嬰鳴恰有夙緣別來不覺二十年矣

草黃木落世變竟不可言吾家于游復溺謝去海

內故人音問遂杳翁衰老無家萍棲[illegible]避昔

泉結茆嶠臺邵庵之傍課兒子躬耕之暇謫讀一

室久不問戶外事聞王君丞汲得知年翁起居不

勝喜躍恨不能促膝請益申我舊盟而得遥相聞

問亦足快耳王君便羽適與于度在庠草草數行

侑侯道履幽居多暇德業自遣著述可示我否兮子有幾析薪之業想爲負荷附訊不盡

初七日

諸公下榻 病骨經年懶出遊今來設榻偏南州小車花外人爭挽不是堯夫愧此留

初九日

得故人沈無謀書 武城一别廿年餘我老樵山君老漁去雁未適來雁至兩人情事一人書

初十日

雙樹李園華宅 庭前榴老雙虬龍盤互横斜别有

容宜結枝頭千萬朶不妨留與殿深冬

十二日

中秋前三日夜　賞花宜在未開前玩月何須待月圓莫訝清輝猶不滿一分虧處一分妍露湛青霄圓月一輪總於消息見天真未發先稟詩全意此滿光倍有神

十三日

偶書　吾家思邈許誰儔復有公和堪並遊二子者言皆見道莫將儒老作仙流

十五日

詞

月上諸同人攜尊就予予家三世在座　少長圍坐

坐月時家庭聚處是雞嬉滇南薊北七千里同守

何嘗有隔離

十六日

閑有祠程子者　漫笑崇韜拜子儀胄程陳氏更堪

嫗誰家血脈孰承誰祀應恐先賢側格思

十七日

贈沈君友言別　士君恒嘗數古諸侯禮賢下士之

風邈不可見愚謂禮之下之尚有其人而士之可

堪為禮下者未免有愧色耳某燕府屬少而叢

學長無所成垂老浸淪濂門值公出守於衛每以
公王叔相聞問且投贄久離倦思賓從馬僕僕次
過山村此段風誼於古諸侯何如哉陳公甫起家
東粵受知彭惠安兩相引重而聲施後世某薄暨
何敢望公甫而公相成之德罔不啻惠安曾欲以
隱逸俾詔大吏入告愚聞而謝不敏公之信[illegible]使
某得遂麋鹿之性其言曰泉源漠水盛自昔時惟
得其人以寶之斯足聞而重愛而傳矣是其所望
於某甚重如予者何敢妄自菲薄耶公治郡治屯
饒有善政王[illegible]況塵泥公只敝屣視之

此之定識定力已超於毀譽得失之外故當路不欲爲默默之語第述其所以感恩知己者以當驪歌

十八日

祭張湛虛司馬文　大司馬湛虛先生以丙申四月三日終於淦水之第其燕南方外友孫奇逢病寓蘇門不能匍匐哭於秘迮七月先生之子康當君以所述行實寄至云卜八月二十七日歸窆彡乃始將擬吾束䏚爲文而告先生之靈曰嗟乎先生何遽已耶相别幾何時遂成隔世從誰生悲悲來

横榮從悲憶懽離諧杳不可追矣嗟乎先生果死已耶憶厥貞吉予甫從過淦上因造元先生而定交儼若平生余寄君百泉瀨詞儀型不遠先生祈訾殷懃有君家舊有蘇門嘯臺兒甚高一寄思之句余宴年怯遠涉而風雨將以爲念嗣後郵筒往復與二三耆英惓惓於洛下香山之會嵩伯鄉啓之游每將車過從或臨流講易或集友散恭矣覺理道論說物情輒涉月逾旬聽焉往返余之趨先生與先生之知予蓋兩相忘形迹外也先生嘗爲予言甲申前王事驅騶未暇體認性命之業歸

思後始欲點檢身心剖晰疑似毫釐之吾尚賴吾黨砥柱不過予幾枉過此生噫此固先生若無若遺之懷望道未見之意而余之衰遲迂腐自信未能何以得此於我公耶余有諸儒傳宗一編自董江都以至吾友鹿江村皆與先生手自評定嘗云宋儒極駁漢儒然議論未嘗不本漢之註疏漢之諸儒不可昧關山力也故崇元公伯淳而兼之尹明希文可見學術事業不分二事既高靜修之不出復致平仲之興學噫即此言更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晚嗜易識盈虛消長之理大而能通貞不撓

侍立朝風節國史固大書特書第就七年來數見
數別無隱不宣無疑不斷近臥几榻則笑語移日
遠寓箋詢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余獨何心
能勿悲哉嗚乎先生生於鄴實余北方之學者也
鄴先正有崔文敏其學與先生合二三同志共闡
發之者猶未得竟厥業而今已矣斯文墜流吾黨
撫棺今夕何夕有車盈門登公之堂景物依然而
儀型莫覩矣余長先生六歲較之氣血衰耗猶壹
壯而歿者乃竟先我去生順沒寧固所無憾而後
死者失所皈依學者迷其趨向豈天欲喪斯文而

頹其梁木耶此所以反覆咨嗟不能已余心之悲也公靈英爽應鑒余衷

十九日

簡張尚若　捧讀手示惓慕殷切廼環太翁先生懿狀字裏行間髣髴若動弟衰老相依愈重人琴之慼聞歸兆有期即爲一文書之寸帛擬爲小草爲執紼之容及臨路血虛心跳遂不能於三百里外歸喪且望兒族里未歸傅兒冒病未愈又乏子弟供事不得已遣使往致老親翁幸告太翁之靈曰蘇門病叟貧不能一來非爲目斷西州容尚有宿昔

草之異耳

二十日

寄王玉乘　每思吾兄蕭寺獨坐手錄說約此段靜氣程門人見之有不嘆其善學者乎至卷後再讀心志純一足知近來造詣何時握手一談念之念之

二十一日

寄賀宜三　驟覩素不聞其病也一病而死爲之廢食者竟日然親翁極力周旋旅櫬得歸所謂[illegible][illegible]骨肉矣此在知己亦平常事便是古人事太當

先生當拜德九原矣

二十二日

報劉範修 [illegible]君八十康健如昔足下之色養可知已與出門七載魂夢依依飛遶故園見今磨片石為先君子鐫志葉之文來春當與諸君晤對耳壽文久已具稟郵筒未便從致稽延幸諒

十三日

嘗見不仕者持高節以傲上無論祭者便可稱嚴與以直自負者每是己非人皆不學之過也仲尼曰史稱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

非由於人總見其於己無不敬於人無不慮

二十四日

大凡人有長處便有短處古人短處便是其長處刱

古之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疾何病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清造其極則自隘和造其極自不恭

隘豈病夷不恭豈病惠乎許子將曰太邱道廣廣

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此皆自然之理耳非

好學不能祛此病

二十五日

有感　歷來學力老無功只爲馳酉又騖東黑暗一夕

方心卻亂但開一徑與天通

二十八日

復張紫垣　有人自單懷來極稱年兄清介仁厚益令人欽企僕答問數則老生常談耳原無關涉得大序闡發似有關涉年兄之言語妙天下矣前之逍表未有知亦老生常談耳然不敢自外於冶鑄答錄數首請教

三十日

復彭生了凡　聞手字七日不食爲之駭愕然神氣鎮靜語語見道斷無意外之事寄字僧人傳此遽

跌險非慣走山者不能上特遣健僕往視欲撥兄歸夏峯此中醫便藥亦便俟體中稍健再作道理耳古來烈士英人道也適逢已入仕者先君欲觀未入仕者先觀後君各有攸當兄欲以此作首為僕謂仍當歸首郎此亦不可不辨來字看生死為家常事不肯離鄉求活於天地之間此是何等識見仙佛聖人一齊了當矣聞之傖年甚老不亡恐怖只以一身付之僕且相感統此致謝

九月

初一日

移菊　東籬諸隱君移入我茅屋相對雖無言坐久

令神肅　多年與爾交託意良非偶晨夕借劬勤

後前與左右

初二日

與劉二六　彭了凡近棲九山忽有字來謂某已七

日不食可生可死不必離餒求活於天地之間矣

急遣人視之欲挽歸夏峯衆卻無病自絕粒欲歸

命於九山小价再促之衆但云體中已弱不能下

山身後事已託於孜家主矣司馬村劉先生處一

孜之此君於生死之際只作家常平等翁甚異之

且反覆者人去看因渠有言敬聞左右

初三日

茶之尹洙自言范圖閣謫官過洙下與一學佛者談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洙頓若有得一日以手書與范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許之以書示朱炎曰師魯遷謫失意宜往開諭無使成疾炎則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坐炎為道仲淹意洙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馳報仲淹仲淹至哭之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

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哀其慕謂師魯以文武之才震懾天下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而反遭讒譭終貶以死悲師魯之死豈因貶而死耶即不貶想亦死既達於死生之理夷險患難俱自釋然洙之所得一二公或亦未盡窺也洙係河南人

初五日

問題作聯 一 作事只求告祖父舉心要可對兒孫

明月窺人意清風襲我襟 動中識意靜忙處得從

心閒 食眠隨我意將物任天行 放下有時全
渙消閒來無事不從容 何須以此二語作聯
重陽日 名夏峯堂曰兼山取子靜而不見已外不
見八八字作聯
初十日
十二隱君詩 有引 離菊八種日夕坐卧其下小童錫
主人嗜此又覓得四種助我幽情因施揚妃香名
隱君不欲君也謂易斬號爲十二隱君詩 清心
玉 愛爾好標格清心玉得名幾經離落下風面
不能鬱 金菊對芙蓉 烈士不多哉其人無二

面孰知吐赤心相對神爲妝　宗樓春　人爲有我累齊爾乃無心樓閣重重意穆然天地深　老僧衣　世外挺風姿時賢莫肯與我思見老僧爲問侍衣處　舊朝服　凡卉競春妍獨快霜氣肅衣冠時樣合何事舊朝服　紫雀舌　世事殊難問吳言舌尚存何來有紫雀鼓羽不須喧　白鶴翎　黃鶴去不返欣茲白鶴來翩翩君子動嬌嬌羽乞開　獅子頭　素不聞若名今始接君面云自老僧來文殊坐下見　粉鶴翎　翩翩意欲舞霜向氣偶聲擧以問童子答云粉鶴翎　金盞銀

臺[illegible]面帶金銀氣偏能佐酒腸繁華似有厭爲適我心房[illegible]醉白猿（舊名 昕 楊杞）敘謂會爲友相逢日巳多今來尋舊侶半醉臥雲裔[illegible]素心人（舊名粉西施）誰是沼吳人能同少伯去今爲易素心一旦獲高譽

十二日

答過予問私謚之義予曰漢魏以來此例甚多如陶靖節王文中子陳文範孟貞耀箅不可枚舉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竊

子而誅其師必合天下之公以肖生人之面庶不
悖於天道耳昔闕中諸君子欲諡子厚正叔商之
涑水涑水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世之人復三代
之禮我輩不可不愛之以德涑水賢相出世道清
明諡法自宜歸之於公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

十四日

宿百泉之素園名淇樓曰先月樓

十五日

兼山堂鈔　未發以前氣象安在知止而後功力您

然

十六日

世人做壞了總只為討便宜殊知討便宜處正是其吃虧處陳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莫再往康節嘗誦其語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十八日

籠鷄食足野鳥無糧食足者就烹有日供人一飽而已無糧者樂天地之寛而喜歲月之舒也

十九日

苦莫苦於制私樂莫樂於忘私乃知不行克伐怨欲與無意必固我者其境界蓋天淵也爲句識之

夜半思量晝所爲制私何敢認忘私一朝豁解契

籠外神動天隨自得之

二十一日

東坡曰頃有一老人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老人曰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余嘗謂宮室車馬金帛皆身

外物即文章勳業亦浮名耳可將何者去獨有元初將來一點性靈是天之所以異我者斷不可失卻此舊物是謂將得來將得去須於夜氣清明時默默體察不埋沒於旦晝不戕伐於斧斤纔是會理自家事彼勞心聲色以娛年者吾不知之矣

二十二日

問卦之變也乾可變而爲坤坤可變而爲乾六十四卦遞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曰有立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紛紛相盪天人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古自如善變者陰變而

爲易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子爲小人艮背无咎无妄可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兼山名吾堂意正有取於斯

二十三日

不循理不安分此愚昧之人也動而得禍不越理不犯分此平善之人也徒而无咎不越理而能窮理不犯分而能盡分此之謂學道之士無入而不自得矣

二十四日

友人刻功過格勸勉人爲善識者嘲其專言報應例

非儒者之道余曰君太苛矣人豈不爲善孟子曰强爲善而已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彼易書何以稱焉嘗見聖諭六條良吏每詮其人指其事無非開人爲善之路令賢知愚不肖皆勃然慕動以感發其不容已之心易象卦爻其取諸物取諸身者亦無非令人轉不善而爲善耳伊川云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君言報施非儒者之道是無所爲而爲可貴知者稱難爲世人言

二十五日

鏡協原爲閒放心然簡束之過遂成躊躇所謂心逸日休者安在孔顏之樂處乃是其學處學不能樂是學爲苦趣殷過晦翁有句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陸子見此詩歎曰晦翁悟矣此是尋著樂處耳

二十六日

謁閣博士盧爾琴肯引博士生於蜀宦於豫甲申後兵戈阻絕遂留滯於豫之北共城今年八十有五矣

无兒无食與其妊孫有懷煢煢相倚爲命此中士大夫聞而慕之修養老之儀爲計其衣食之需令无缺乏某月日是其誕辰同人攜米酒爲祝余與博士居相鄰時相過從爲賦二絕　滯跡天涯莫說愁乾坤此日一孤舟誰人不識廬博士致養尋思佐酒籌　說道神仙海上求壽常到處有丹邱同人此夕爭相祝讓我先添第一籌

二十七日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羣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吝之叢也志

嚴之迷不能必之於天慧之不亂可能之於已悶吝之叢可以尤人乎

二十八日

贈丁凡道人　旬餘絕粒九山巔素笑淵明乞食篇志士不忘君喪幾首陽兄弟欲同眠　火宅紛紜日閑然誰能了得死生緣朝聞夕可尼山訓又恐無端識路偏

二十九日

西湖明烈祠　鄭公雖自愛良臣否泰由來只一身肯與至尊同社稷殉身殉道總歸仁　諸公何貴

要高名名到諸公百歲生一死難忘千古恨江湖

夜夜起濤聲

十月

初一日

爲私謚德化先生作誄文入歲與二集

移先位於蒹山堂西楹

初二日

欲觀天地觀之於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

觀萬物觀之於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

我遂不識天地不藏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

物耳

初三日

陸子靜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只此兩字義農堯舜湯文周孔相傳基業合盤託出石齋謂但是過路人偶然標題不踐不入夫石齋於子靜甚切推許猶謂為不踐不入則不知所踐所入者何人獨幸家業既清留得此帳簿在眼前日用當自有象賢之子肩承整理肯構肯堂不至迷失祖父基業踐而入之豈終無人

問祖業荒蕪既久疆域全迷主伯亞旅又鮮同心共

濟之人淸理之功當從何處下手曰只從此方寸地掃除廓淸拔自私自利之根而已矣夭所以障之境地自曠無所以間之藩亘自遠著手工夫全憑自己雖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然我所以會之者已先有淸理之功故彼肯來藉以佐吾不逮身之不先而借助同人者此必不得之數也

初四日

睡醒　椒山之死既云修夢吉之年亦未長世界由來缺陷久老夫何德享年康　披衣起坐鷄鳴時利善關頭豈敢欺欲奏廓淸成戰勝不由乎我更

由誰　覺得從來客氣多皺眉之事即風波機關

從說余無用雲淨天空自泰和

初五日

閱從來所列隱士姓名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即使身山林辭性雖同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於隱居之義曰有隱德者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士伊尹傅說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靜修　亦不能

皆隱而靈行之趣求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儕齒追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觀其遇時之際遇主之則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賢會風雲時一識面一寇恂耳不臣故人高尚其志隱然以實所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

初六日

小童移白菜一株置草堂中客曰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則此種不可無小民不可一日有此色則此種不必有予曰對士大夫言則曰不可一日無此味對孙相言則曰不可一日有此色惟知此味

者乃能不忘此色此我輩正宜朝夕晤對以咀其

味而勿忘其色

初七日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違乎此者有其德而不居

有其功而不伐有其能而不矜故自卑而人益尊

自晦而用益光易所以謂謙亨君子有終職乎此

者片長寸善矜之以為奇一味是己非人正與天

道相反德何能入而學何以成程子謂鬼稟於謙

外不能安行而固守況與之相背者乎

初八日

食色爲性今古沈迷於而甘之不問是知非道學自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獘無窮提一命以範之其防維亦大從古帝王賢聖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歸於禮而已矣食色蕩禮其凶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便是盡性立命本領正從尋常食色間做去彼借口食色爲性者皆溺情任便不知忌憚者也

饑渴害心總不出聲色貨利皆食色性也一字誤之食與色不能與禮較重輕正所謂性也有命焉命

也禮也一而已矣

世之治也無他食以禮而已矣色以禮而已矣上之人寡欲淸心下之人安分守法如所謂紾兄臂而踰東家牆事自無有人亦共信而禮之重於天下也此何待言也世之亂也亦無他食不以禮而已矣色不以禮而已矣貪淫之念一開溪壑之願難滿金帛子女任意殺傷甯直紾兄臂而踰東家牆已也任人而視此食色之修爲尙敢提一禮而與之較重輕耶可爲痛哭

告先妣陳太君　萬歷庚申十月之九日我母不諱之日也於今四十九年矣晉容阮杳墳墓復遊魂夢依依老而轉切爲位斯堂兒所居之室與之相近晨昏省視庶其便焉且欲子子孫孫修明祀事以妥先靈茲於忌辰肅設庶饈迎我母之位於別几祇薦悃忱母之念兒殷其享之

河十日

擧孝行爲西粵朱孝子賦 名重犀字星如西粵朱郎

眞孝子六歲嚴君遊帝里十有七年見面難夜湲惻惻夢中起一朝辭母來共城出入千層霧共水

弱冠豈能耐跋涉孺慕永貞無披靡七千里路半載期步步遠兮步步廻而翁束裝久思歸君爲之子行且止骨肉相逢天一涯神鬼安排有妙理文安孝子事合符白雲寺中同一揆山窮水盡倘何極地義天經身所履終身難滿孺慕心萬里之摘從茲始而翁雞黍猶聲得此孝子良足矣老夫爲賦孺慕行桂嶺山色已騰紫君歸君歸真可喜

紹開有母從閩僑

十一日

孫文忠修高陽誌載齊孝子以促燈爲業日市餅濶

奉母勞說古今佳話以娛母心鹿忠爾爲魏童子
訴立傳謝童子母促適童子號哭挽留其母母不
得去此二事亦微末二分抒出君子曰可以興矣
感發人心正在無知識之愚夫童子不矯不僞以
見人性之善無知愚貴賤而同然關中老人無食
無見一時紳士爲言所需修養老之能事西孝子
數千里徒步訪親士大夫嘉其志賦詩盈卷燕南
齊士恥食嗟來絕粒十二日欲畢旦夕之命紳士
亦敬而慕之爲授餐焉是舉也皆孫文忠鹿忠節
拈齊孝子魏童子之意風俗之醇人心之厚正在

此際為淇為人所忽畧之處而妙有機緣君子曰
可以與矣

十二日

道不可須臾離起居食息語默動靜皆道也離道不可須臾間起居食息語默動靜皆離道之會也孔夫子學而時習之自十五至七十何嘗有駐足歇手之時雖曰無行不與然用功在人不可見故不覩不聞者天命之所以不已而戒慎恐懼至誠之所以無息

十四日

佛氏一切皆空猶不能究死生之說第就緊辭釋之

原始反終游魂爲變其意自明程子謂以春爲始

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

生者其與是類也游魂爲變既是變則存者亡堅

者腐更無物也此可以定紛紜之說信不及者聽

自惑耳

十五日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謂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

一陽者道也此何以說焉曰道立於陰陽之先皆

也道生天生地生萬物萬物一陰陽也陰陽一天

地也天地萬物總陰陽之氣所布濩充周而遍則其樂爾者矣。

十七日

復張谷王兄弟　尊府之禍固不待今日而知也向來相囑之意欲效曲突之謀今勢已燃爛擬滅正難僕衰病放人詎能赴湯火爲君家作上客耶然竊思之當事者怒氣既洩惻隱漸蒙天地鬼神在上斷無必欲盡殺一家之理如罪不應死而必欲殺之不顧人非宵兇鬼責是玉於此時反躬謝過以俟命古人處憂患之道也如勢不容終止但另

爲之獅子獨行不羣伴侶壯夫毀譽莫借他人筆

不能惡者來人或能而道也

二十日

題郭公望所集隱士傳後[illegible]稽見由來只一身謀將沈痼作天民指括今古無多士眼到草萊留幾人道合聖門非具爾德爲龍隱是其仁從茲逸士開生面之子結廬好比鄰

二十二日

問管仲不死子糾趙苞忍於棄母此二者非小失仲之不死子貢疑之夫子雖許其有功未嘗明其無

畀王莅者方正學深尤其不能脅虜不能棄邪程子精於義亦欲其降討論者至例之爲殺母之賊賀景瞻作春秋歸義自謂有功聖門乃獨排衆論直嘉其忠嘉其孝此果不謬於聖人否曰試看其著論亦自不謬非應說也其論管仲畧曰管仲及召齊事然後知仲之必無可死而招桓之無容議也何也襄公既弑國亂無主此其際人可得而有之然子糾既弗能取而桓自莒入則是齊之主矣以弟則糾不當立以義則桓已爲君糾又安得而妄圖也哉仲之棄糾事桓乃悔昨非而圖今是召忽

甘心不悔無愧予於是矣獨不愧齊先公耶特擧朝廷政之流匹夫匹婦之諒耳其論趙苞畧曰苞守遼西虜挾其母以要降戰則母死不戰則遼失苞破虜以全郡臣職也自殺以報母子情也情與職兩盡亦足矣議者謂捐數十萬財則可以贖母夫母誠可贖耶而此數十萬者將安取給將有其財矣虜乃掠其母以爲奇貨雖竭府庫恐未肯遂厭又謂若不以此城爲存亡姑捐之以易母而徐以計取之則尤過矣夫此城果爲苞有則可以言棄乃苞爲君守土雖探一物失一民皆苞之罪戾

可輕易與虜耶與虜而城不能復更不得母則苞之計窮矣惟有束手降虜而已矣降則宗族誅挨柴戮母子俱沒虜手而名損節墜此計之至拙者也況禪女烈婦也觀其勉子之語忠義凜然識大義苞之盡忠以戰適慰母心故謂苞之戰是也苞之心可哀也嘔血自殺苞有以見母矣余亦有說焉伊尹不嘗事桀乎劉誠意不嘗事元乎倘尹而終老於桀誠意而終老於元何以爲伊尹何以爲誠意景泰北狩歸于肅愍曰賴社稷之靈已有主矣何獨於仲與苞而疑之總之臣子處極難之勢

不得己之心不白而是非之衡不立亦臣子之不幸也夫

二十四日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鬼神之幽也總不離乎常日用之中故易之道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之德歸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二十六日

郭襄臣闢一禪房爲同人會講之所索題一字予曰覺室因爲聯 無善無不善是彼傳宗小覺非大

覺要人認得

二十八日

粵西孝子朱重暉不遠六千里徒步來共城覓父同人嘉其志贈詩盈卷然伴之來者江西泰和人李克恩也重暉弱冠從未出門且家貧不能具路費克恩代爲經營間關險阻數月始達重暉之父以囊空不能厚酬克恩去八十里復歸見余謂同人既揚孝子則有勞於孝子者其姓名豈可湮沒不傳余友郭公望士標代爲資斧復遺字於其所知宦西江者君子曰克恩一細民耳猶知重名節歟

行義足以風矣跋於卷後

三十日

或謂匹夫亦知好名此人心之偷也曰士大夫正恐不好名耳知忠臣之名好必不肯爲不忠知孝子之名好必不肯爲不孝知義士之名好必不肯爲不義所惡於好名者謂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也莽操温懿以姦雄而竊仁義鬼神忌之矣如必得其名不失天下之顯名名豈爲君子病耶

十一月

朔日 大凡撰著議論翻駁古今成案以議爲主識

以膽爲主膽以理爲主理以讀書爲主不讀書則理有未明而橫決似膽穿鑿似識史冊中此等人不少學之時義大矣哉

爲明山東武德道兵備殉義賀景瞻先生傳入歲寒二集

初六日

問巢由樂在何處不知開石隱之學是此輩人否曰巢由是古來一種清淨淡泊之人以無所事事爲樂即皇王有道之世亦不可少此一段風味爲天地留孤冷之氣自與邪道異端者不同巢由之後再無巢由不必追慮其開石隱之學也

初七日

燈前月下意緒稍清輒令孺子輩鼓琴其琴曲非客窗夜話則歸去來辭因憶誠意運籌定鼎功成身退希迹赤松之遊悠然蓬窩之下其達而隱者耶元亮值社稷甚危君父莫救綱常墜於賊手刑政歸於姦圖獨闢一清明廣大之界託迹隱淪嘯歌自得其窮而隱者耶二公者眞百代殊絕人物領其音恍如見其人焉

初八日

聲音之道通於神明子曰成於樂又曰知廉勇藝而

文之以禮樂則樂誠重矣哉自樂經廢而中和之德鮮矣琴之爲物猶可以寄性情焉文之見舜孔之見文非見舜與文也自見其性情而已矣

十一日

顯先祠曰佑啟我後人復爲聯　本源在念風木興思

十二日

惡人亦有善言邪人亦有正言不善聽言者棄其人而並棄其言善聽言者取其言而不取其人彼惡者邪者幸其言之見收而善念漸生邪思漸泯莫

不樂遊覆載之寬夫子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吾斯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善不善皆在君子樂取諸人
以爲善亦豈專取諸善人君子乎

十三日

問君子以仁存心又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畢竟
存之意多行之意多曰存所以存此行也行所以
行此存也非能存不能行非能行不能存有何多
寡可言

十四日

問仁統四端兼萬善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何謂遺御

仁字曰義禮孫信皆仁也乃所以爲君子也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何只單提一義字曰無適莫而義與比非五德俱備者其孰能與於斯孔子之學夏禮學殷禮學周禮豈亦有不足於五者之德乎曰若臧武仲之知樂正子之信恐未足兼之也曰武仲之知而文之以禮樂樂正子之信而充之於美大聖神無復有餘蘊矣總之五者之德皆性盡性者正盡此五者之德故無一節之可名舉其一而全體見不明乎此則墨氏兼愛亦曰仁楊子爲我亦曰義仁義云乎哉

十五日

問六經俱出夫子刪定炳如日星而樂經何以湮久廢於天下然則將終不復乎曰和者樂之所由生天地元聲人心元韻廢而有不能盡廢者存復古有其日矣須聖人而在天子之位

十六日

問聞善不喜聞惡不怒此頑冥不靈之人也然卻無禍有憤激太過或以言語取敗或以詩文招尤古人每多蹈此轍如周忠介順昌以魏忠節被逮與舟中對緹騎大罵魏忠賢竟以此受禍酷慘異常

二者將何從焉曰但請折衷於孔子危行言孫四字千古不易

十七日

相視莫逆唯孔與顏子曰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於吾言無所不說者故知吾無行而非與也下此則推測揣摩臆見不悅由賜且不免而況其他乎

十八日

問聖人無死節之事果否曰聖人無必欲死節之心仕止久速時惟其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邦不

入亂邪不若周詳哉其言之矣曰時事日非到得進退兩難之時可奈何曰聖人知幾斷不至進退失據如其至此子亦有言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十九日

問聖門問仁問孝問行問政夫子答之言人人殊學者可就其言之殊而會其意之同獨子路問死無復有再問者遂不得其更端之答竟於死生之說徒滋凝義曰此事原不容再更端也未知生焉知死是說不知更端言之原始反終則知死生之說

是說知此一語自是了義千載下徒自爲疑團耳

二十日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武不遺邇不忘遠此亦平等事何關道統之傳曰湯之執中中於何執文之望道道於何望總不離於所惡所好不邇不忘之際而已矣禹何嘗不祗德邪武何嘗不敬勝耶心在事上見有動靜無精粗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所以爲天地之心者有君以臨之有親以生之有師以教之停膺秩序於天地之間而天地始非浮寄耳所以曰域中有三大而

是三大者亦有遞相重之時身未入官則親爲重身既入官則君爲重身果爲忠臣孝子則師亦無不重蓋忠孝之道非師不明既入官而偷生曰爲孝子未入官而效死曰爲忠臣恐非孔聖之所以訓七十子也

二十一日

問孰軟圓融之人既無稱於世而孤詣冷癖又多偏見固執當何以用其補救乎曰只宜勸之讀書讀書多則理自明偏執之見自當潛移默化除此無對症之藥

二十二日

送許蘭陵　暮坐百門月朝望碣石雲燕衛邅太行星邇人自分雜公方郝水踏歌泉上聞衙靜但賦詩灑酒問青筠菊芳廬社盛煜煜生龍文顧我蓬廬人剌促何足云拉友步我郊粗糲竟夕驟山情在庭戶樵心非斧斤今茲車將駕離心與雪雰乾坤借公等大化布氤氳夏峯多古木風動尚憔羣

二十三日

詖淫邪遁而知做陷離窮此孟氏之知言也其法得之於易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語書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不問於此道便不能

知人不知人何以辨天下事

二十四日

客有贊予者曰由名愈高堯德愈大或怪之予曰薛方有言堯舜在上下有巢許靜修題許由瓢詩云堯天萬古大無倫何地容君作外臣今得為外臣矣堯德顧不大耶君何怪焉

二十五日

問窮理盡性至命元是一事是三事曰能窮理便盡性能盡性便至命程正公云如木可以為柱理也

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三者欲分之而不可得學者須先窮理窮理在性上窮盡性在理上盡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矣

二十六日

王蓼航太史以遺金輸公予聞而嘉之為紀其事

鷄鳴分舜跖利與善相連兩念不容立一瞬遂操權競逐既云鄙吝染亦已偏大梁王太史臨財義獨先般棄得遺金歸已亦何懲物來既苟得輸公不少延箭揮與儀捷足越千載前此誼非不高適道恐不然用物等棄物君子奚取焉不貪氣自識

物乃得其全於心既無累於物復何牽所以平治人不廢理財篇利者義之和所去獲所堅

二十七日

立人之道曰知仁勇立言之業曰才識膽識闇則惑生才短則憂生膽濇則懼生立人立言無一可者操何術以勝之曰好學力行知恥

二十八日

郤汴金詩引　余容有元義士魏敬㒰者曾於歲饑時以錢穀易鄉人田千畝餘歲復義士盡還其田危學士素集卷以識之至今名其里曰歸田義士

乃列元史孝友傳中余嘗曰堯舜天下至今在蓋官之也非家之也所謂推以與人已愈有意在斯乎大梁太史王公舊買莊地一區以版築得遺金三百兩物雖儻來義非苟取公必以之輸官而舒民急意若曰金得之於汴而仍歸之於汴以此明不取而已矣君子曰此金與汴俱永所與者利而所取者義帝王富天下與聖賢清寸心總無歧觀余樵蘇門公適以養母請假習其色養甚至今復悉臨財之廉敬而紀之以告採風者

二十九日

治心如治天下然須先扶起虛己樂善之王而佐之
以容賢利國之大臣激濁揚清之諫議安內攘外
之將軍未有不奏掃蕩廓清之功者噫治天下固
難而治心豈易易哉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而中
庸不可能也

十二月

初一日

春秋開卷春王正月四字是聖經第一關鍵而亂臣
賊子懼之大根源自康侯行夏時之言一出說者
以爲得聖人之微義發前人之未發愚竊有疑於

心者夫子從周者也春秋為周天子作也而裁定第一筆先與周天子爭時夫子平時守為下不倍之義不欲生今反古乃先自蹈之心則何安行年七十弟子三千平居議論儘可發明古今得失乃於亂臣賊子之案請治歷明時之法然耶否耶因為賀景瞻作傳景瞻春秋歸義與康侯多相左愚不能折衷其說敬以質諸後之君子

初二日

陽明嘗云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論議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辨初疑之今深

下缺

信其然也蓋人議論之不同如人飲食之各異嗜其所不嗜者而必令之嗜渊必不甘何如酸甜苦辛各隨其便之為愈乎五味皆可以養生但不毒生則已耳學人之病勝心難降執見難破辯析愈多而去道反遠故但令之立本而栽培灌溉可徐俟之

初三日

天下事非有心人不能辦非有情人不能辦然不可以語天地聖人之大程純公之言曰天地之大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大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之

境界其誰知之足見純公之大

初四日

或謂子孫凡爲祖父請乞一味譽辭殊失眞面目讀陽明子表揚先德疏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信斯言也則三代直道亦可施之於祖父否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不情之辭罔祖父不可也以証父攘羊爲直躬則賊恩莫大於是從古仁人孝子善則歸親過則歸己皆從一段至誠惻怛而出舜何嘗見瞽瞍之不是

焉孝卑牛歲之歸則安肅人董培出

初八日

兩程夫子祠堂聯　表章前聖之功一堂中亦師亦友開闢後儒之事千載下惟弟惟兄

初九日

郭熙侯問知天命曰天命著落在人事上倫常日用有一處經涉不到便於天命有不親切處到得五十則無不經歷古人所以五十始服官要想知天命義與天命渾合無間成湯顧諟明命亦是在人倫日用上顧諟

十一日

偶書　對老疎慵日閉關手抄周易到兼山靜中恍忽忘人我從此紛紜可盡刪

十二日

仕止久速總無成心孔子之易也辭受取予各有攸當孟子之易也易者何義精而已矣仁熟而已矣單枚道理雖未得時措咸宜卻不至喪其所守託跡逍遙漫無執持未有不壞其廉隅者諸卦中多以貞為主意在斯乎

十三日

一切非意之來只求要排遣得過中便不恬或拂或忤或橫逆禍之不動聲行其所無事此其自得深矣禹之治水決排疏瀹皆無事也

十四日

對親客口號　眼暗耳聾已有年慙於此日集羣仙

仰思報稱絕無事唯解朝饔與夜眠

十五日

諸公過寺爲親丙有八十五歲翁會談醫理　循省生平多積愆霜寒何得勞諸賢丈人示我長生訣

爲學無成問說元

十六日

客謂天地間何物最奇曰萬物之生人爲貴何事最奇曰子臣弟友何人最奇曰爲孝子爲忠臣爲悌弟爲信友此皆所謂庸也惟庸故奇無一人得外無一時可離而至聖大賢卻不能滿其量夫子且歉其未能也離此而言奇詭僻隱怪者流君子弗爲矣

十七日

客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憂曰何以能無憂也曰無欲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文王孔子不免而況其他

曰妄或有之夫豈有欺焉無欺自無妄矣故曰信

者不妄

十八日

問物與無妄曰朱子謂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夫無妄者誠也誠者天之道天之道惟誠萬物之生皆自誠中發出惟聖人能完具無妄之理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故仍謂之至誠

十九日

寄史赤豹　生平似未得識合兄先生而然屢有知己之言雖未敢告之於人固無時不在胸臆間也

悠悠蒼天感歎何極先生才品眞是二難吾鄉南北併爲山斗弟因門將意欲由燕門而金陵而武林親師取友問水尋山一了夙願在彼至今眼睛耳聲已成廢人矣孟生得入龍門聲咳自遠攜得作詩歸來弟日夕誦讀庶見顏色適有便鴻敬此寄候小言一冊就質有道腐儒面目大都如此

延斗胡

復陳元暨蜀人　弟樹僻無成從未敢輕言與貴人論交獨於先生則不敢自外丙子定與先生締義先生乾詩數章惝死念生眞古誼也癸未前仍在

一札到山中丙申秋抄又得自白下所寄書先生不棄故人別愈久而意愈真趣環讀之四十年悄事宛宛目前弟出門時原欲由蘇門而金陵而武林爲奶子就婚茅氏計不謂荏苒至今眼暗耳聾已成廢人矣七十三歲人相隔二千里先生不能來弟又不能往不知相將於何時何地念之不禁淒斷先生郎君有幾居有定處幸一示之小言一册就質有道先生定謂仍是從前腐儒面目耳

二十一日

是日立春有聯云　春回自適身猶健歲暮無營志慮

庚辰

二十三日

李顒菴爲予下榻兩家父子各三人　一榻南州堂讓先兩家父子六人眠乾坤何處無元氣叔季依然三代前

二十四日

問顏子所好何學曰學孔子之學而已孔子自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其稱顏子也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顏之學一而已矣

二十五日

訂四老會劉白山鄧玉巷孫靜長與予皆七十以上人也會不拘時與王楫過三老俱有古人風

二十六日

獨坐　閒見鄰翁數歲月磨閒來回想覺蹉跎十年纔得見吾劍霜刃一揮斷百魔　耳聾兒聽倚人語眼暗不觀非聖書獨坐深深無念起靜中天地別是初

二十八日

瓶中梅　未能梅嶺幾追遊移來一枝入案頭閒戶

留香非薜好對君疑是許巢流

二十九日

示諸子若孫　歲暮余何言聾聵仍如昔肌膚漸不

實手冷面常赤獨此嗜學心勉與日相廹陶公五

男兒我復多一家有能有不能幸不至乖逆見前

已六孫長溺敎抱犢阿從年十八闘鵪欲前邁十

三日阿酒懸性忌太闘阿濟今九齡學步不蹶蹶

有問輒有聲慮我耳或聵再四述方已攜手各樹

戲以夕娛老翁我心亦悅懌癡孫亦抱子家聲月

漸奕我朔問多𡚒祖慶有餘積陶公兒非痴古人

殿爲貴我之子若孫亦豈皆圭璧莫知苗之碩是
寸而遺尺

三十日

除夕　明旦是新年此夕可輕覷須省一歲中於焉
告成事有取與無欺獨知豈容闇今是而昨非若
子貫自治掃除此夕德無往不做[illegible]

日譜錄存卷之九終